

# 《罗兹地图》中的“澳洲”之谜

廖大珂

**内容提要** 英国学者孟席斯最近出版的《1421年：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认为《罗兹地图》上的“澳洲”是复制了郑和船队分舩所绘制的地图，因此是郑和船队发现了澳洲。但是，中西海图是不同的体系，《罗兹地图》是地理大发现的产物，主要源于葡萄牙人的资料，地图上的“大爪哇”和“小爪哇”反映了当时欧洲人对爪哇岛和南方大陆的混乱认识，与郑和下西洋没有关系。孟席斯之说难以令人信服。

**关键词** 《罗兹地图》 孟席斯 澳洲

英国学者孟席斯最近出版了《1421年：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宣称：《罗兹地图》上的“澳洲”是复制了郑和船队分舩所绘制的地图，因此是郑和船队发现了澳洲。孟席斯新说的最关键依据是《罗兹(Jean Rotz)地图》。笔者拜读其大作之后，对该地图颇有一些粗浅的认识，愿以就正于方家。

## 一、中西航海图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体系

《罗兹地图》在苏门答腊岛的右下方画着“小爪哇(The Little Java)”岛，紧挨着“小爪哇”的下方是“大爪哇(The Great of Java)”，两者之间有一狭长水道相隔。孟席斯认为：“‘小爪哇’，即苏门答腊南部；‘大爪哇’从接近赤道一直向南极延伸。它的北端，这个大陆有一个伸入海的岬，很像澳洲最北角的约克角(Cape York)。这片大陆的东北部也很像澳洲的东北海岸，但在罗兹海图上，这片陆地要比实际上的澳洲向东南延伸了很多。”因此，这“大爪哇”就是澳洲。

孟席斯对《若昂·罗兹地图》的来历有如下介绍：“澳洲在皮里·莱斯地图上没有标出，但它出现在另一张非常早的地图，这张地图为英国图书馆所收藏。该图是若昂·罗兹所绘制，他被英格兰的亨利四世任命为‘国王的水文地理学家’，收在罗兹于1542年献给国王的‘Boke of Idrography’书中，比库克船长发现澳洲早了2个世纪。罗兹来自制图的迪耶普学派(Diepe School)，该学派以制作的地图和海图清晰、准确而誉满全欧洲。他是他那个时代领先的地图制作者，以制作新发现陆地的地图精细而著称。他没有发明或造假，在他绘制的海图上所表现出的是准确复制他所见的更早的海图。”孟席斯认为《罗兹地图》上的有关澳洲部分不是复制

---

孟席斯：《1421年：中国人发现美洲》(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纽约2004年版。

《罗兹地图》见孟席斯：《1421年：中国人发现美洲》，第352至353页之间的插图。

孟席斯：《1421年：中国人发现美洲》，第187页。

孟席斯：《1421年：中国人发现美洲》，第186页。

葡萄牙的海图,而是郑和船队分所绘制的地图。罗兹地图真的与郑和船队有关吗?

中西航海图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体系,正如 1575 年出使中国的西班牙传教士拉达(Martin de Rada)所言:“中国人认为‘地不是圆的’”,因此早期中国的航海图不是平面球体的地图,而是以山水画形式,用简单的线条勾勒出航路所经由的岛屿、山体的图形,配置以有关的航线说明,即包括图形(图)和文字(经),谓之“图经”。如北宋宣和六年(1124 年)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该图已佚,但经曰:“故其可纪录者,特山形、潮候而已……今既论潮候之大概详于前,谨列夫神舟所经岛、洲、苦、屿,而为之图。”从此可见其图之端倪。直至明代,中国的航海图依然是以山水画为主要形式,郑和下西洋所用航海图即采用我国山水画的笔法,一字展开绘制而成,呈长带状,航路、海岸均成平行,不计方向,无经纬度,只用曲线由右向左引申表示之,且无严密的比例尺,不像西方海图那样采用计里画方的形式,以致海陆形状及面积之比例与实际不符合,相去甚远。

而欧洲人早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大地是球形的认识,从公元前 3 世纪后半期,欧洲人便开始在大地测量中应用经纬度,并绘制地图。到 16 世纪,西方已用经纬度网取代方向记号(以波托兰海图为代表)来绘制地图,这是一大进步。由于哥伦布和麦哲伦航海的成功,“大地的球形,或者至少在中纬度上成为圆形,连最浅见的人也认为确凿无疑了。直至当时还可以局限于大地较小部分的地图,现在必须伸展到除开两极地方以外的整个地球”。《罗兹地图》是一幅平面球体有经纬度网,没有两极的世界地图,在左右两半球还各有一组以罗盘为中心的 32 条方位线,并附有直线比例尺,用以计算距离,仍保留了波托兰海图的特点,这与中国传统海图完全不同。尤其是《罗兹地图》所绘的澳洲北部和东部之精确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经纬度也大体正确,表明它是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产物,而不可能是郑和海图的复制品。

## 二、《罗兹地图》应源于葡萄牙人

孟席斯称:“《罗兹海图》所显示的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和中国直到现在的香港所有道路 and 所有海岸都画得极其精确,波斯湾、印度和东南亚也很容易辨识出来。原始海图只能是由某些对印度洋、中国和印度支那有熟练知识的人制作的。这样就可以立即排除了葡萄牙人,因为尽管《罗兹海图》是在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后制作的,却不是麦哲伦或在麦哲伦之后在中国沿海呆了不很长时间的葡萄牙探险家能够把它画得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确。他们的目标是香料群岛,他们往更南的马鲁古进发。”这与史实不符。

1511 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一方面派遣远征队和使团前往马鲁古、暹罗、缅甸和爪哇等地,另一方面挥戈北上,致力于打开与中国的贸易。1512 年 8 月 30 日,葡人洛格隆诺(Logronho)致信葡王,提到亚伯奎派遣武装船只前往中国边界探查。1514 年,葡萄牙人阿尔瓦雷斯(Jorge

拉达:《记大明的中国事情》,见 C. R. 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210 页。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第 34 卷,《海道》,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593 册,第 891 页。

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24 页。

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第 62 页。

孟席斯:《1421 年:中国人发现美洲》,第 186—187 页。

Alvares)首次抵达中国。葡人巴洛斯(Joao de Barros)记载:阿尔瓦雷斯乘坐中国帆船于6月抵达广东珠江口,即香港附近的屯门岛(Tamao,即伶仃岛),在那里竖起刻有葡萄牙王国纹章的石柱。1515年,马六甲司令若热·德·阿尔布奎克致信葡王,说:阿尔瓦雷斯“富有才干,他以陛下代理商的身份首航中国,他是第一位在那里树起皇上旗帜的人”。从此,葡萄牙人频频来到广东沿海,把屯门作为他们活动的据点,企图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屯门也因此被葡萄牙人称作“贸易之岛”(Ilha da Veniaga, Beniga, Neniga)。葡萄牙人还在通往中国的航线上的马来半岛、印支半岛大肆活动,将其作为对中国贸易的跳板或中转站,甚至以诸国人之名义,“更附诸番舶杂至为交易”,藉以掩护对中国的贸易。如葡萄牙人法里亚(Antonio de Faria)、平托(Fernao Mendes Pinto)等人从1537至1558年期间,活跃在从东非、阿拉伯到中国的航线上,多次到过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马鲁古、暹罗、交趾支那、中国、鞑靼和日本。其实,16世纪上半叶在中国沿海活动的葡萄牙人中,有许多就是来自以上的国家。16世纪40年代,平托造访浙江双屿,说“那里有许多来自满刺加、巽他、暹罗和北大年的葡萄牙人。他们习惯在那里越冬”。葡萄牙人不仅从事贸易活动,而且也努力收集这些国家的情报,从而很快就掌握了有关国家的许多情况。1511至1517年在东方活动的葡萄牙人皮里士(Tome Pires)根据所见所闻撰写的《东方诸国记》,对各国的状况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其中对“《罗兹海图》所显示的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和中国直到现在的香港所有道路和所有海岸”的介绍尤为详尽。如他说:“从满刺加来中国的船都停泊在屯门,此岛距广州(Canton)20或30里格,这些群岛距离陆上的南头(Nantoo),由陆地算起约有1里格。”其他葡萄牙人对中国沿海的情况也有详述,如柯瑞亚于1512年抵印度,著有《印度传奇》。谈到屯门:“此岛距广州18里格,所有商人在此进行买卖……在贸易之岛3里格以外的另一岛,有中国的舰队司令或水师把总驻扎。”1528年到印度,并在东方住了10年的康士坦尼达(Fernao Lopes de Castanheda)所著《葡萄牙人发现并征服印度史》亦提及屯门:“这贸易之岛距海岸3里格,中国人称之为Tamao,没有广州政府的许可,任何船只不能越过这里靠近海岸,所有交易都在外海或这里进行。掌管这一带海防事宜的官叫Pi-o(即备倭都指挥),他驻在距此岛三里格的南头寨。”可见,当时葡萄牙人对通往中国的航线已是轻车熟路,对周边国家的地理几乎可称得上了如指掌。《罗兹地图》对通往中国航路和广东沿海的精确描绘反映了葡萄牙人在16世纪上半叶的活动,表明它的原始资料应源自葡萄牙人。

在迪耶普学派地图中,有多张地图都绘有标名为“大爪哇”的“澳洲”,《罗兹地图》不过是其中一幅而已。其他的还有:一张约绘制于1530年弗朗西斯一世王朝,供王位继承人使用的《德尔芬(Dauphin)地图》;三张《佩德罗·德斯塞列斯(Pedro Desceliers)地图》(1536—1550年)。在所有这些地图上都显示,在巽他群岛以南是一块陆地,它的西海岸和东海岸延伸到地图的下边

转引自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页。

J. M. 布拉格:《葡萄牙先驱者的“屯门”》(J. M. Braga, “The ‘Tamao’ of Portuguese Pioneers”),《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第8卷,1939年第5期,第432页。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第9卷,《佛郎机》,第324页。

亨利·柯冈译:《平托航海历险记》(Henry Cogan, tr., *The Voyages and Adventures of Ferdinand Mendez Pinto*),伦敦1890年版。

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著、金国平译:《远游记》,澳门1999年版,第162页。

阿梅多·考太苏:《东方诸国记》(Armando Cortesao,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伦敦1944年版,第123页。

引自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励委员会1988年版,第277页。

缘处,南纬度线很高;只有在《罗兹地图》上,西海岸的画线滞留在南纬 35°处。很明显,澳大利亚的西海岸也在同一条纬度线上,突然又折向东。这些地图所用的地名用语都带有葡萄牙语的渊源,这也显示出它们应源于葡萄牙人。

欧洲人关于南方大陆的传说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公元前 4 世纪,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继承前人的理论上提出了大地是球形的学说。他们根据“对跖说”,即认为世界的一切安排都是对称性的,断言赤道以南肯定会有大陆,即第四个世界(他们认为欧、亚、非三大洲是三个世界),或世界的第四部分。公元 2 世纪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根据“对跖说”,相信南半球一定存在着一个南方大陆来“平衡”在北半球的欧亚大陆,他编写了《地理志》一书,书中附有世界地图,在印度洋南面画有一块大陆,不知其名,故称为 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此即“澳大利亚”名称之缘起,意为“未知南方大陆”。托勒密的地理理论对后世影响极其巨大,从此“未知南方大陆”也广泛流传。

葡萄牙人东来后很快就获知了在亚洲的南部存在一片陆地的消息,并认为它就是传说中的“南方大陆”。亚伯奎于 1511 年攻占了马六甲后,立即派遣弗朗西斯科·塞尔旺前往马鲁古去“发现”香料群岛,翌年塞尔旺到达了马鲁古。在马鲁古,塞尔旺的一名同伴记录了航海指南,航海指南根据为他们领航的马来水手所说的情况,估计南方存在着一块广阔的陆地,这块大陆就是对跖点所指的地区。1527 年葡萄牙人让·阿尔丰斯·德赛恩东格撰写了《航海历险记》,书中提到:“麦哲伦以南的陆地继续向西,直至欧菲耶岛(弗洛雷斯岛或帝汶岛),位于爪哇岛附近和马鲁古群岛西南,在南纬 7°;从这里起,海岸被叫做爪哇海岸,继续往西和西偏西南直至苏门答腊的纬度,继续向西南和南偏西南。”德赛恩东格关于爪哇海岸的说法与迪耶普学派的地图关于“南方大陆”的看法是一致的。《罗兹地图》作于 1542 年,距葡萄牙人东来已 30 年,在图中标有“南方大陆”不足为奇。此后,在更多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绘制的地图(如著名的墨卡托地图,1569 年)中,也都出现了“南方大陆”。“事实上,在 16 世纪的许多地图中,南半球地区占据一片广阔的大陆,一直延伸到好望角以南,最后延伸到东部,接近麦哲伦海峡,到达火地岛的所在地,其纬度接近巽他群岛”。

关于这些地图上“南方大陆”的来源和依据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作者根据古代关于南方大陆的地图和传说,经过本人的想象而绘制出来的。但这不能完全解释为何地图上的南方大陆的海岸与澳洲北部的海岸线如此相似。另一种认为,作者是依据葡萄牙人的航海图志和航海日记绘制出来的。因为在英国,16 世纪“一直有葡萄牙领航员和绘图员为英国效力”;在法国,“整个 16 世纪期间有不少葡萄牙领航员和绘图员为法国人工作”。从这些地图绘制的年代和地形像澳大利亚北部来看,葡萄牙航海家很可能看到过澳大利亚北部,是否上过岸就不敢肯定了;“要作出葡萄牙人发现澳大利亚的肯定结论,这些文件还不够,还缺乏其他历史资料的支持”。但是无论葡萄牙人是否发现澳洲,《罗兹地图》与郑和航海都没有关系。

孟席斯也说:“人们通常认为,是罗兹和他的时代其他的迪耶普制图家复制了要早得多的葡萄牙海图。”(孟席斯:《1421 年:中国人发现美洲》,第 186 页。)

雅依梅·科尔特桑:《葡萄牙的发现》第 5 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7 年版,第 1277—1278 页。

雅依梅·科尔特桑:《葡萄牙的发现》第 5 卷,第 1275 页。

雅依梅·科尔特桑:《葡萄牙的发现》第 6 卷,第 1417—1418 页。

雅依梅·科尔特桑:《葡萄牙的发现》第 5 卷,第 1273 页。

### 三、《罗兹地图》上的“大爪哇”与“小爪哇”

《罗兹地图》上的“大爪哇”和“小爪哇”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欧洲人对爪哇岛和南方大陆的混乱认识。爪哇(Java)之名起源甚早,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就提到 Yavadvipa 的地名,今 Java 之名乃从此梵语所转出,意为粟岛,托勒密《地理志》作 Iabadiu,阿拉伯人作 Jawa、Jawi,其所指地或为今爪哇,抑或苏门答腊,甚至或可视为马来群岛之总称。自刘宋以来,在中国古籍中,Java 译称闍婆,至元代除沿称闍婆外,始称爪哇,遂沿用至今。闍婆之名,在唐代及其以前,似为苏门答腊、爪哇二岛之合称,至宋代始为今爪哇之专称。中国载籍无小闍婆,却有大闍婆之名。赵汝适《诸蕃志》曰:“打板国,东连大闍婆,号戎牙路,或作重迦卢。”陈元靓《事林广记》则称,大闍婆国名重迦罗,陈大震《大德南海志》作重伽芦,汪大渊《岛夷志略》亦云:“重迦罗,与爪哇界相接”,《元史·爪哇传》作戎牙路。戎牙路、重迦卢、重伽芦、重迦罗皆为 Janggala (今 Surabaya) 之对音,可见中国载籍中的大闍婆指爪哇岛的东部。

阿拉伯人之 Jawa、Jawi 虽用以称马来群岛,但多指苏门答腊。1345 年和 1346 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经过苏门答腊,谒见了“爪哇的苏丹”麦里克·杂希尔,麦里克·杂希尔即北苏门答腊的苏丹。“大爪哇(Great Java)”和“小爪哇(Little Java)”最早是阿拉伯人分别用来指称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的。大概是受阿拉伯人的影响,中世纪游历家也用“大爪哇”和“小爪哇”来称呼爪哇和苏门答腊。1291 年,马可·波罗乘船离开泉州返回意大利,途经马来群岛,谈及“大爪哇岛(Great Island of Java)”：“自占婆向南和东南航行 1500 哩,抵一大岛,名曰爪哇。据此国有经验之水手言,该岛为世界最大之岛,周围逾 3000 里。”此“大爪哇”即爪哇岛。又谈及“小爪哇”：“自宾坦(Pentam,今新加坡)岛航行约 100 哩,则抵小爪哇岛(Island of Java The Less),虽以小名,其实不小,周围逾 2000 千哩也。”此“小爪哇”即苏门答腊岛。鄂多立克记云:“与那个国家(苏门答腊)相邻的是一个岛(今爪哇),名叫爪哇,它周围足有 3000 英里。”直至 1516 年,葡萄牙历史学家巴博沙(Barbosa)还写道:“那里有大大小小的许多岛屿,其中一个非常大的岛叫作大爪哇(Java the Great)……人们说这个岛是世界物产最丰富的国家……出产胡椒、肉桂、姜、笋、荳蔻和黄金。”<sup>⑩</sup>胡椒、肉桂、姜、笋、荳蔻是爪哇在那个时代的主要出口商品,而澳洲并无这些产品,巴博沙笔下的大爪哇无疑是今爪哇了。甚至到了 17 世纪后期,荷兰人在远东航行,仍将爪哇称为“大爪哇(Great Java)”<sup>⑪</sup>。由此可见,早期西方人所说“大

亨利·玉尔:《英印词源字典》(Henry Yule, *HOBSON - JOBSON, A Glossary of Anglo - Indian Colloquial Words And Phrases And of Kindred Terms, Etymological,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Discursive*)第 2 卷,伦敦 1903 年版,第 454—455 页。

赵汝适原著,韩振华补注:《诸蕃志注补》卷上,《苏吉丹》,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2000 年版,第 101 页。

陈大震:《大德南海南志》卷 7,《宋元方志丛刊》第 8 册,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8432 页。

汪大渊:《岛夷志略·重迦罗》,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68 页。

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37 页。

亨利·玉尔:《马可波罗游记》(Henry Yule,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第 2 卷,伦敦 1926 年版,第 286 页,注 1。

亨利·玉尔:《马可波罗游记》第 2 卷,第 272 页。

亨利·玉尔:《马可波罗游记》第 2 卷,第 284 页。

何高济译:《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56 页。

⑩ 亨利·玉尔:《英印词源字典》第 2 卷,第 455 页。

⑪ 佛莱克·斯切威茨:《东印度航海记》(Christopher Fryke & Christopher Schweitzer, *Voyages to the East Indies*),伦敦海事图书馆 1929 年重印版,第 108 页。

爪哇”是指今爪哇岛,而“小爪哇”是指今苏门答腊岛,两者皆非澳洲也。因此,“威尼斯人孔蒂(Niccolo Conti)告诉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他乘一艘中国人的船登上大爪哇(Greater Java),在那里与妻子生活了9个月。”孔蒂所登陆的大爪哇应是今爪哇,而不是澳洲,他的记述不能证明郑和船队曾航抵澳洲。

值得一提的是,马可·波罗所说大爪哇周围逾3000哩(沙利昂A. H. Charignon的法文译注本作5000哩)将事实夸大了2倍,鄂多立克和孔蒂也是这么描写的。“无疑这是阿拉伯水手之间的一种传说,他们从未访问过爪哇的南海岸,过分地夸大了爪哇南海岸的范围。”

然而,对《罗兹地图》上的“大爪哇”和“小爪哇”该如何解释?笔者认为:葡萄牙人东来后,对苏门答腊已有较清晰的了解,自然不会将它与爪哇混为一谈,《罗兹地图》对该岛的描绘基本上是准确的。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葡萄牙人只在爪哇北海岸航行,未到过南海岸,对爪哇岛就不甚了解。甚至在16世纪末,曾随葡萄牙远征队到东方,著有《航海史》的荷兰人林斯霍滕(Linschoten)说:“爪哇岛的宽度至今尚未得知,某些人想象它是相对着好望角延伸的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的一部分,然而一般认为它是一个岛屿。”1777年,在里斯本出版的一份巴洛斯(De Barros)作的古地图上,在爪哇的南边被注上“爪哇的未知部分”,并无一个地名,同时一条狭窄的海峡从右穿过该岛(假想巽他与爪哇本土分割开来)。”出于对爪哇岛的不了解,他们把阿拉伯人或中世纪游历家的“大爪哇”和“小爪哇”都放在苏门答腊岛的右下方,并认为它们就是传说中或想象中的“南方大陆”。因为“古代地理学的一派假定存在这个大陆,用以保持地球的平衡——盘据在人们的头脑中,于是把它当作亚洲的分支”。《罗兹地图》正是当时欧洲人这种混乱认识的体现。正如葡萄牙史学家雅依梅·科尔特桑所指出:“北纬终端、与苏门答腊岛相对的位置、爪哇岛的名称以及同该岛合二而一的看法,都源自把一个来源并入其他来源,或者把那些描述和地理图统归为一个共同的来源。结论:把南半球的陆地与爪哇岛混为一谈,其结果是使此陆地的位置移到了苏门答腊东南。这些都先于迪耶普学派最早的地图,而这些本已错误的概念又重新出现,第一次出现在葡萄牙航海者的文本之中。”

至于《罗兹地图》上所画的大爪哇很像澳大利亚的西海岸和东南海岸,“史学家还是接受了下述事实,即葡萄牙人在向东的旅行中偶然望见了澳大利亚的西海岸和南海岸。但是,他们不接受葡萄牙人发现了澳大利亚是不容争议的历史事实的说法”。

[本文作者廖大珂,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马新民)

孟席斯:《1421年:中国人发现美洲》,第228—229页。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98页。

亨利·玉尔:《马可波罗游记》第2卷,第274页,注1。

亨利·玉尔:《马可波罗游记》第2卷,第274页,注1。

1569年,曾经居住在马鲁古群岛的葡萄牙人加布里埃尔·雷贝洛描述印尼群岛这一部分的文章中写道:“根据已知的有关这些岛屿的情报,岛屿沿着一块大的陆地走向,这似乎是一块南部的想象的大陆,它的东西两侧是麦哲伦海峡。”雅依梅·科尔特桑:《葡萄牙的发现》第5卷,第1275页。

阿尔弗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第63页。

雅依梅·科尔特桑:《葡萄牙的发现》第5卷,第1278页。

雅依梅·科尔特桑:《葡萄牙的发现》第5卷,第1276页。